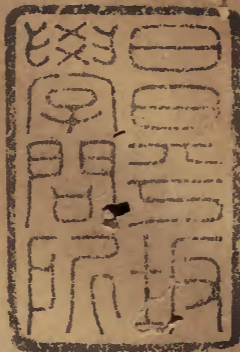


五子近思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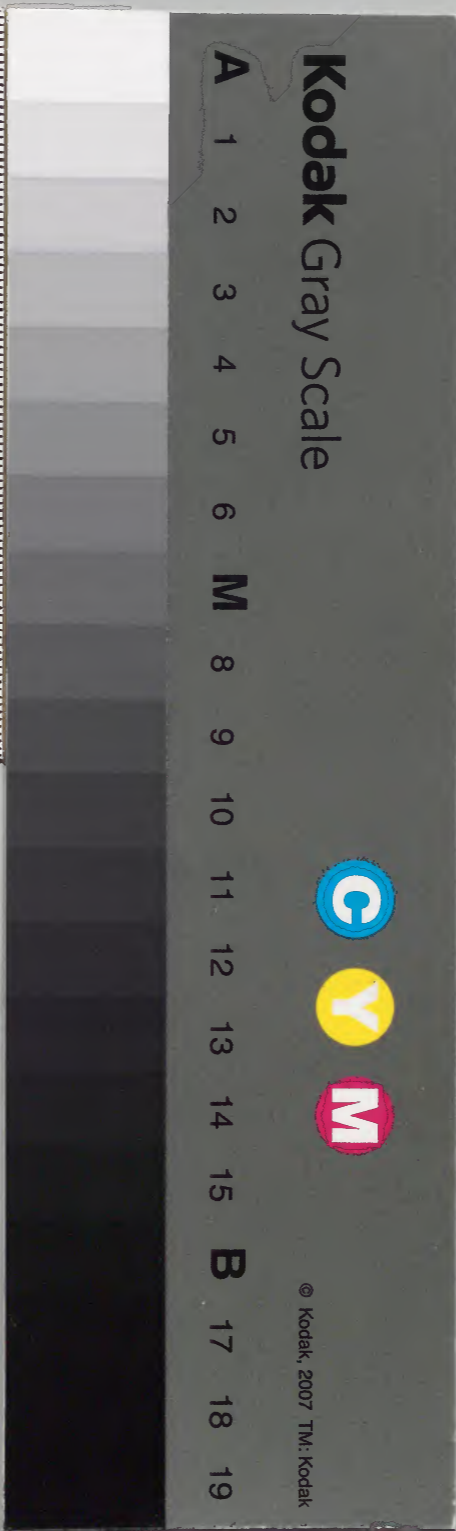
十二之四



			九	漢
			四	書
			〇	門
			二	
			一	
			一	
			冊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函			九	漢
一			四	書
一			〇	
			二	
			八	
			二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2
冊數	8 (8)
函號	298 199



五子近思錄卷十二

新安汪佑

啟我

合編

子鑑

晦叔

恭校

淺草文庫

警戒改過

此卷論警戒之道。修己治人。常存警省之意。不然則私慾易萌。善日消而惡日積矣。

濂溪先生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

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通

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

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易傳

人之於豫樂心悅之故遲遲至於耽戀不能已也豫
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
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
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蓋中正故其守堅而能
辨之早去之速也
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爲多
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
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
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復之六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
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
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
故云厲無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爲
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劉質夫曰頻復
不已遂至迷復
睽極則睚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
察而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
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
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

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傳曰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為君子矣。

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傳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

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傳曰夫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之勢。薰爍其中也。

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

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理。一作禮此常理也。若徇情肆欲。惟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



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

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捨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圯族者所能乎
鯀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
惟其功有叙故其自任益強嗚戾圯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其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
君子敬以直內微生高所枉雖小而害則大
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

經說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
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

明道先生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遺書 下同

人以料事為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
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為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



淡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伊川先生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

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周羅俚語

猶恍攬也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

做官奪人志德未成而從政者未有不奪其志

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

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

不愧耻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為無缺及既知學

反思前日所為則駭且懼矣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明道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

理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

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明道責之邢曰無可說明

道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耳。正蒙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意惰之意。從而

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

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

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為物所移耳。橫渠禮樂說

孟子言及經。特於鄉愿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

心中。初無作一作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一

生如此。橫渠孟子說

晦菴先生曰。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豈可不

戒。

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

凡事不可著箇且字。鮮有不害事。

康節詩云。閒居慎莫說無妨。蓋道無妨。便是有妨。要

做好人。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

在把住放行之間耳。

纔有順適底意思。便是人欲。

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不是義。便不可入堯舜之道。

須勤勤提省於纖微毫忽之間不得放過

人須有廉耻有耻則能有所不為今有一樣人不能

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耻則亦何

所不至呂舍人詩曰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某

觀今人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

不戒哉

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

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

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人豈可不養素自重

耶

只理會此身其他都是閒物事緣我這身是天造地

設底擔負許多道理盡得這道理方成箇人方可

挂天踏地方不負此生若不盡得此理只是空生

空死空具形骸空喫了世間人飯見得道理透許

多閒物事都沒要緊要做甚麼

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

為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

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

警戒改過

星溪訂補

耶。

向來一番前輩少日粗有時望晚來往往不滿人意。正坐講學不精不見聖門廣大規模小有所立即自以為事業止此更不求進荆公所謂末俗易高險塗難盡者可念也。

今日士大夫惟以苟且捱去為事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會且恁鶻突才理會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負能聲及少經挫抑却悔其大惺惺了了。一切刻方為圓隨俗苟且自道是年高。

見長風俗如此可畏可畏。

吾人所處著箇道理二字便是隨眾不得。事只有箇是非只揀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

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已事之所當然而為之則雖甲兵財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為已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馬亦為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為已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

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
 而○無○毫○釐○之○差○矣○
 人○固○有○終○身○為○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如○此○而○裏○面○
 不○如○此○者○方○為○自○欺○蓋○中○心○次○為○善○而○常○有○箇○不○
 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是○打○疊○得○盡○
 謙○之○為○卦○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中○
 本○無○物○事○業○功○勞○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
 言○所○利○可○見○矣○
 改○過○貴○勇○防○患○貴○怯○

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
 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必○與○辯○
 爭○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
 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即○此○欲○去○之○心○便○是○
 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欲○
 舍○此○抽○法○別○求○妙○解○也○又○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便○
 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
 只○成○一○場○閒○說○話○矣○

五子近思錄卷之十三

新安汪佑 啟我 合編 子鑑 晦叔 恭校

辨別異端

此卷辨異端蓋君子之學雖已至然異端之辨尤不可以不明苟於此有毫釐之未辨則貽害於人心者甚矣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

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為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遺書下同。朱

聘弟子。孟子闢楊墨。則老聃在其中矣。

伊川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於是也。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

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

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

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

四大者。其外一作於道也遠矣。釋氏以地水火風

假而成人。自寂滅。幻根斷除一切。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

莫也。義之於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

地之全也。釋氏可以寂滅。無為而不可以察理。應

然全體。之性矣。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



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簡言之。又曰：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佛學禪者覺也，覺者心無倚着，靈覺不昧，所謂常惺惺法，若可敬以直內矣。然無制事之義，則所謂覺者猶無寸之尺，無星之秤，其直內之本亦非矣。

釋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釋氏謂有生必有滅，不滅之理可免輪迴之苦。此本出於利己之私意也。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

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朱子曰：釋氏見得心性影子，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就使有存養之功，亦只在養得他所見影子，終不分明。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道本人倫，今口虧欠，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大矣。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能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以上明道語錄。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其中矣。顏淵問為邦，孔子既告之以二



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
 佞人始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已則危
 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
 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
 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
 後便不能亂得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
 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一作具此理人則能推物
 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為自

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
 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釋氏
 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
 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
 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惟不知
 理而行本無障礙顧乃自生私見為吾身不能不
 交於物也遂欲盡去根塵空諸所有佛書以耳目
 口鼻身意為六根以色聲香味觸法為六塵其說
 為幻塵滅故幻根亦滅幻根滅故幻心亦滅然心
 本生道有體則有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
 用豈容絕滅哉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
 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

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為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為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

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故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領要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此實辨異端之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



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曰

恁他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外書

橫渠先生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之一作用

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

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

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

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

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

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

也正蒙上下四方為六合謂六合在虛空中特一

微塵芥子耳所以言虛空之大一切有為法如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

知鬼乎精氣聚則為人散則為鬼散則漸滅就盡

而已釋氏謂神識不散復寓形而受生是

不明鬼以人生謂妄見可謂知人乎非天理之當

然釋氏指為浮生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

乎天人一理今乃棄人事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

惑者指遊竟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本註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晝夜通陰陽體之無二。當生而生當死而死是則有義有命生死均安何所厭苦。天人一致何所取舍。知自其說晝夜通陰陽則知死生之說何所謂輪迴。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聞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諛淫邪遁之辭，翕然竝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一作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晦菴先生曰：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



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

釋氏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是許多來來去去，更不由他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

答李伯諫曰：來書云：形有死生，真性常在。某謂性無偽冒，不必言真，未嘗不在，不必言在。蓋所謂性，卽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常不在，而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氏所云真性，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爲，非

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心，見真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

答吳公濟曰：來書云：夫子專言人事生理，而佛氏則兼人鬼生死而言之。某謂不知生死人鬼爲一乎，爲二乎？若以爲一，則專言人事生理者，於死與鬼神固已兼之矣。不待兼之而後兼也。若須別作一頭項窮究，則是始終幽明，却有間隔也。

問：漢時如鄭康成注二禮，但云鬼神是氣，至佛入中國，人鬼始亂，曰然。

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

凡佛之言其始來者如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現之術而已及其中間為其學者如惠遠僧肇之流乃始稍竊莊列之言以相之然尚未敢正以為出於佛之口也及其久而耻於假借則遂顯然篡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聞即莊子之意而圓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

即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凡若此類不可勝舉然其說皆萃於書首其後無以繼之然後佛之本真乃見如結壇誦呪二十五輪之類以至於太力金剛吉盤茶鬼之屬則其粗鄙俗惡之狀較之首章重玄極妙之指蓋水火之不相入矣

至於禪者之言則其始也蓋亦出於晉宋清談議論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默證之或能頗出神怪以銜流俗而已如一花五葉之讖隻履西歸之

說雖未必實有是事。亦可見當時所尚者。止於如此也。其後傳之既久。聰明才智之士。或頗出於其間。而自覺其陋。於是更出己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佐之。而盡諱其怪幻鄙俚之談。於是其說一旦超然真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為果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然其虛夸詭譎之情。險巧儂浮之態。展轉相高。日以益甚。則又反不若其初清虛靜默之說。猶為彼善於此也。以是觀之。則凡釋氏之本末真偽可知。

佛書本皆梵語譯而通之。則或以數字為中國之一字。或以一字而為中國之數字。而今其所謂傷者。句齊字偶。了無餘欠。至於所謂二十八祖傳法之所為者。則又頗協中國音韻。或用唐書聲律。自其徒之稍黠如惠洪輩者。則已能知其謬。而強為說以文之。顧服衣冠。通今古。號為士大夫。如楊大年。蘇子由者。反不悟而筆之書也。按佛書出於攘莊。列者之所為。不始於宋景文。唐傳奕言於太宗曰。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之談。飾以妖幻之言。用欺愚俗。先已言之矣。蓋唐人取經至京。使僧人翻譯。又使文士潤色。如心經後注。立裝譯於志寧。許敬宗。薛元超。李義府。

等潤色是也。時潤色者，羣集寺中，某為佛，某為阿難，設為問答，一改再改，取莊列之言，更加幻杳而止。故傳公之言如此。時太宗深以為然，曰：朕所學者，惟周孔之道耳。蓋心知其妄，不意流害無窮也。

學佛者嘗云：儒佛一同。某言：若果然是，又何必言同。只這靠傍的意思，便是不同。

學者往往多歸異教，何故？蓋為自家這裏工夫欠缺。奈何這心不下，見禪者之說，有箇悟門，一朝得入，則前後際斷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不知自家這裏有箇道理，不必外求，此心自然各止其所。

或問：今世上大夫，何以晚年都被禪家引去？曰：是爾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籍以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今人容易為異說引去者，只是無見識。聖人之書，非細心研究，不足以見。

某數日來，閒思聖人所以說箇格物工夫，盡在這裏。今人都無這工夫，所以見識皆低。

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為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



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詞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世學不明。異端蠶起。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以故學者翕然趨之。然諺有之。是真難滅。是假易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則彼之邪說如雪見日。故不必浚與之辨。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

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

問釋氏有豁然頓悟之說。不知倚靠得否。曰某也曾見叢林中有言頓悟者。後看這人只尋常。如陸子靜門人初見時。常云有所悟。後來所爲却更顛倒。錯亂。看來所謂豁然頓悟者。乃是當時畧有所見。覺得果是潔淨快活。稍久却漸漸淡去了。何常倚靠得。

答江德功曰。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爲卑近。而不滿於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則

又○不○能○盡○叛○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胸○中○而
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
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於○已○以○身○言○者
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便○於○出
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
有○所○不○顧○也○蓋○其○心○自○以○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
可○以○咄○嗟○指○顧○而○左○右○之○矣○又○况○推○而○高○之○鑿○而
深○之○使○其○精○神○氣○象○有○加○於○前○則○吾○又○爲○有○功○於
聖○賢○何○不○可○者○而○不○自○知○其○所○謂○高○且○深○者○是○乃
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
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間○而○已○

答陳衛道曰嘗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
運水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竊意其語未
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但能搬柴運水卽是神
通妙用此卽來喻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是非若
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卽便不
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令
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

五子近思錄卷十三
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著此理。胷中
洞然無纖毫疑礙。所以才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
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凡古
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
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
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
之。畧無餘欠。非虛語也。

又曰。佛氏差處。舉起便是不勝其多。寫不能窮。說不
能盡。今左右既是於彼留心之久。境界熟了。雖說
欲却歸此邊來。終是脫離未得。某向來亦曾如此。
只是覺得大槩不是了。且權時一齊放下了。只將
自家文字道理。作小兒子初上學時模樣。讀後來
漸見得一二分意思。便漸見得他一二分錯處。迤
邐看透了。後直見得他無一星子是處。不用著力。
排擯自然不入心來矣。今云取其長處。而會歸於
正。便是放不下。看不破也。

五子近思錄卷十三終

五子近思錄卷十四

新安汪佑 啟我 合編 子鑑 晦叔 恭校

總論聖賢

此卷論聖賢相傳之統而諸子附焉斷自唐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統相傳至於孔子孔子傳之顏曾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遂無傳焉楚有荀卿漢有毛萇董仲舒楊雄諸葛亮隋有王通唐有韓愈雖未能傳斯道之統然其立言立事有補於世教皆所當攷也迨於本朝

人文再闢則周子唱之。二程子張子推廣之。而聖學復明。道統復續。故備著之。

明道先生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遺書

同下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

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荀子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卽至楊雄。規模又窄狹矣。

林希謂楊雄爲祿隱。楊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并。取而興劉氏可也。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孔明庶幾禮樂。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子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

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其爲政精密嚴恕。務

盡道理。

通書
附錄

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

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

斯文為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濶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濶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



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埽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

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

文集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本注云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遺書下同

張子厚問生皇子喜甚見餓孳者食便不美

伯淳嘗與子厚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

和氣外書下同

侯師聖云朱公揆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

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

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

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益於面背

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

其忿厲之容附錄

呂與叔撰明道先生哀詞云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

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

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

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

總論聖賢

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淡。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為。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

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為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於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本註尹彥明云。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眾。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



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

橫渠先生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銳一作然欲學聖

人語錄

問顏子所樂何事晦菴先生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欲耳無欲便樂

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

子思別無所考只孟子所稱如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孟子說滕文公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



則為善必力去惡必勇

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之言發明理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淡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為條例司官不以為浼而伊川所作行狀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為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為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為法則庶乎寡過矣

伊洛拈出敬字直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

程先生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性卽理也。直自孔子後。惟伊川說盡。這一句。橫渠用工最親切。可畏。學者用工。須是如此。氣質之說。始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習。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張無垢始學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其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

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羅公一人而已。延平先生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若是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於是。

延平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粹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

然不可犯者。

敬夫識見純粹，踐行純實，使人望而敬之。

南軒疾革，定叟求教。南軒曰：「朝廷官爵，莫愛他的一朋友在左右，扶掖求教。」南軒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語訖而逝。」

呂伯恭舊時性極褊，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如此好。

五峰云：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

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子靜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上面着不得一字。人只被私欲遮了，若識得個心，萬法流出，都無許多事。他是實覺得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他說得動人，使人都快活，便會使得人都恁。

地放顛放狂某也會恁地說使人便快活只是不
敢怕壞了人若有這個直截道理聖人那裏教人
恁地步步做上去

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為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
有正意見不可無只理會除意見安知除意見之
心又非意見乎

問象山說克己不但克利欲之私只有一念要做聖
賢便不可曰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然則堯舜兢
兢業業周公思兼三王孔子好古敏求顏子有為

若是孟子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他只是禪
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
要如此然豈有此理

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此道不是小事須喫
些苦方可望

季通有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
辨

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
也

陳淳書來甚進異日未可量也

正思任道勇而用力專又云小學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却是一部大爾雅也

吳伯豐明敏過人儘能思索從事州縣隨事有以及民而自守勁正不爲時勢所屈甚不易得

聞周舜弼遊屏山曰園雖佳而人之志則荒矣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

人之所不能味同門之士亦鮮見其比孟子後荀楊淺不濟事只有王通韓愈好不全

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

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是亦庶乎先王之政矣

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

韓退之却有些本領非歐陽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

退之說性只仁義禮智信來說便是識見高處

問本朝人物曰韓富規模大又麤溫公差細密又小
范文正傑出之才又云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

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資而其燭理之精
陳義之切則學問之功有不可誣者

李忠定公雖以讒間竄斥濱九死而愛君憂國之志
終不可得而奪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朱子曰平生自知無用只欲修葺小文字以待後世
庶有小補於天地之間

繙動冊子便覺前人濶畧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

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

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刮剔。及此暮年。畧見
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
當。無一字無下落處。

不用某許多功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
夫。亦看聖賢的不出。

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得見道
理在這裏。今年便覺勝似去年。去年便覺勝似前
年。

周子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程伯子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

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叔子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

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張子贊曰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徹卑比一變至道

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朱子自贊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是

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

前烈之餘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李正叔曰先生集小學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

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

劉夢吉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則極

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

熊去非曰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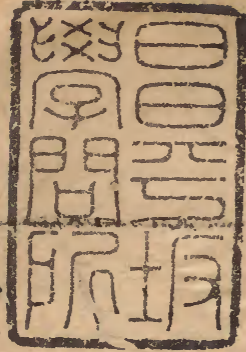
黃勉齋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

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

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又曰。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幾。辨諸儒之得失。爾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

李果齋曰。先生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地

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五子近思錄 終

六心齋

五子近思錄

總論聖賢

漢訂補

